



東觀餘論

咸豐甲寅九秋重裝

東吳徐立方題籤



咀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
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踈略
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
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
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
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
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
真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
黃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培擊者多故
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
察真贗品藻高下水墨之閒毫釐千里則
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
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
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泚襄陵

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跋祕閣灋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
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拙定爲灋帖
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
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
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
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弟觀侍中王
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
輩灋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

惜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各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壽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息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今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

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躑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仕米芾元章書弟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 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
帝偽一手王虞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
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獻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
人偽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
度德亮白二並蕭島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姨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追尋子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

餘字 作牒 定登劉釋文 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當力 承足下敬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 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適欲遣

書智 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

慕容

並無名人偽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勅唐大

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尔復面悲積

還此

待西問

海監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

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

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

米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灋帖題跋一卷真蹟藏

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灋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

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甚喜草書間

有難解者取灋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

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附刊誤之後紹興

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訥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笈皆漢世討堯戎馳檄文書若今史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

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免者漢書如淹漢書等字疑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

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臬云乃有懷琳厥蹟踈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它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灋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必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做書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真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灋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

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襲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摠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襍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

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全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灋也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灋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灋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

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
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
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
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
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
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
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
有此人亦号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
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嬭鼎伯彘會字
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
蘇子容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
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
名為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
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
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
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灋書至梁御府藏
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
首尾紙縫閒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

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云草字蓋必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母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歡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

從今作汝各翁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

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汨嚴

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懷保小

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母兄曰無皇則兄自敬

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顯哉厥世

今哉文王之鮮光今作通殷就大命達殷作論

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

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

知津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

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壁諸宮牆今

作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作

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

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墻之內蓋毛包周氏於

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

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

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壽龍學家有十

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

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

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郎中臣書上臣下

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

既已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

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

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下谿上缺谿上

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

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

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

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
印之與灋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
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立字雜字案石
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
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
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
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
文書上郡屬國都

丞廷義縣令三

永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
律令案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
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
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
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
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
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
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
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

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隲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隲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西屯漢陽冬召隲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隲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月日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繆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案周官考工記
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子
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
秘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
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
刃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
有可接秘之迹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
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
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

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
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
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
喙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
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
斧鉞而銳若鳥喙又胡垂秘直正與此戈之制
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案陶洪
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
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薑之鼎其銘曰薑

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
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
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
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案春秋傳
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盟
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
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皆用

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母鑄兵之金皆銅
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
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
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
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
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
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

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案刀劍

皆

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
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為物至
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
刑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
況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四字見荀子其銛
至可以刺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以加顧三代
金工鍊液之灑也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古兵
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李賀有金銅
僊人辭漢歌

鷓鴣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鷓鴣賦者及得張
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案草灑
亦如真行草乳寢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
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
如行書於必如此至隋唐以來始省為扌如此
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鷓鴣
賦二字皆如唐人草灑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
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
賦書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
本以妄為忘曰字其陋如此今

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
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偽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
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
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
末有靜華二字乃摹灑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
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
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
此也此五妄旣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章題署
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
以爲筆灑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
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
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
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
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
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
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

餘枚若今人簞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案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

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二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

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
是珍以相示聊為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
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
取灋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閒造不
能辨也此猶凶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為
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及強名者甚多
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為患


不得北軍間遠近清和等語乃擷取北軍遠近
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強為王衍書以續帖中諸
縣故佳字強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
碑中數字強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
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
為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為沈灋會如此者甚多
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
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
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灋帖內

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
和南清豫一帖疑有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
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
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
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
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植之字公幹微之子避
廟諱舊改爲柎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
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
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
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  瓦徑
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案括地志云
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
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
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
館非是亦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
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

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旄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於分也

鉅仲匡辨

劉原父鉅仲匡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簠擇之金鑿銳鑿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旋糶米用饗大正音王寘飶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餼與餼同音飽 鉅仲眉壽所謂鑿鑪即廣

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鉅音其勿反糶側角反早取穀也飶徒兮反飶音祀鉅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鉅伯敦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山兩目之

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
瞿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
鼎也庚此漢人香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
鍾最後丁号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
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
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僊山並照智
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
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制
亦不甚古之銘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

人民一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上

字不明長保二凡三十字三字不明此乃

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銘不可曉考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
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資作五穀熟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
在末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謂不
以其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
川本去之
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灋疑是疾字意
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

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廊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廊便言移華州馮還京一節王原叔

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惠義寺等皆
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
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
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
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
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
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
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灑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
灑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灑
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篆筆乃能成字
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
相錯乃成字若不用篆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
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筆作與散
隸頗相近坦當作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
灑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
功碑首唐大帝飛白亦如此作皆有篆筆點掃

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髹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堊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灑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榻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僊圖幾帛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帛殊不知真誥所謂弓即卷

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号不但曰帝也其論二文一篇最爲詳確據列僊傳江婁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予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灑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

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灑至唐人絕罕為之近
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
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
諸人下意謂其拘灑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
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
逸少草之佳處蓋隨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
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

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灑度禮樂不
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
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
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
字耳

四

篆灑之壞肇李監草灑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

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
闕一字恐是淵字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
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勢
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
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 天一作大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
此灑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灑有真一行草三
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
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
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
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而作
衡灑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
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僊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

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郝灋筆
力規矩兼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
利偏善寫經書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迥非
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
見張道恩善別灋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
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
鑒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
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
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
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
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
希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
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
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
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不堪位置舉止羞澀
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處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衡一作橫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羶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灑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灑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東漢上
七十五
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僊人持玉尺度君多
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
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
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

空一字陽
疑襄字

号知古灑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
而議論踈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捐
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
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
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
本如何須它日見乃可辨真否也然世人藏虞
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
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
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

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騫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所以之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旒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負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鬢鬢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負相去尺餘

有數層負板以羗牛毛綴之亦鬢鬢然蓋析羽之遺灑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鐘銘說

此鐘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号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公作靖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

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為附庸則至成公為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為周大夫襄公始為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為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為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為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鐘為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為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為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為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為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齒說

案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

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虢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案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戠敦號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底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縷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蚩首以吞吐雙耳

下有两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草以智
為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
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
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案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為
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為觚稜圜者但觚而
已昔人所謂破觚為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
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

閒可握可拱蓋臣拜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

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日相為用

自與至用川本去此
七字姑存以俟知者

故其為拱握之制而其腰閒有穿若交午然蓋
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
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酒
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哭器耳

商狸首豆說

案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室母
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

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趺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側其獸面若狸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刊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天致皆

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
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鮑晉有史趙率以
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
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
之臣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號
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
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
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
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在大妣号曰周室三
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
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
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
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
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馘敦
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
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
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

古亦未分則所謂巳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勳綽綽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析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綽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饗饗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寘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母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解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曰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巳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微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

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爲銘之灋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薑之鼎弟名以薑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案此鼎銘曰宋公緜之餗鼎緜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堯樂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緜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緜爲正然頭曼堯樂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堯樂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鈇鼎字畫體一而鈇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緜女及緜絲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敘緜與

燕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燕耳微發識作啟與微同妙也

周方鼎說

案古寶器皆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盞惟陀貞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為灋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盞故曰寶盞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魯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

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為祀器者自作之時而為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為多蓋示推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耳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為宴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以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縷也合則為饗饗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為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于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激肉泊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龠鐘說

尔疋疑作爾雅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龠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案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

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号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案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彝哉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鷟鳳類也二鐘之飾其鸞鷟與所謂作寶龠鐘者案國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

曰寶甃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雷鐘說

案此鐘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烏鐘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烏以代銘款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壘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直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壘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壘此壘與尊壘之壘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壘洗爲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壘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

夏壘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壘既用金洗亦當然此壘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爲義壘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製淳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壘承洗合若符祭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筵以壘爲缶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玷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製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隳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饗餐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弟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罍說

案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以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罍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饗貪食爲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案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室奭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

用以食古之簋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
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
者取會卻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
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
其餘以待餽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
取而嚌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盥漢小盥說

案說文曰盥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
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
器有邛仲孫伯爻之饋盥與此前二盥形製略
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止其蓋而復無文亦
周物也後一小盥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
所爲

宋醴鐘說

右宋醴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醴鐘崇寧三
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
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 聖詔有曰得英
醴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

即取以爲鐘濩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
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經即
古文莖絲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
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
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經無之惟
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
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
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
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 皇朝

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經之器
出于受命之邦適丁 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
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旣成神人以和治音洋
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
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
寶爲時而出蓋以昭

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
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
衡角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

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經鐘也雙螭蹲踞以爲平鈿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罇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罇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簫色如漆

其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苾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罇首巨而圓下乃寢小非若簫也及舂之於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鎗磕於罇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苾也此器本六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罇之

系獸印首卷尾爲雌之狀雌智獸也智於方屬比
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罇於文从金从孰
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
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比之時如之
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秘閣舊籍目之
爲鐘初未知其爲罇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
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甑說

案說文甑甑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

戲揚雄有覆甑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
器必以巾幕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
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案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函詩所謂八月斷壺蓋
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因
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
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羨
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鈇相類蓋漢世物也鈇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案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疑是}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陞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大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僊者故名殿爲存僊門爲望僊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漢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前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爲然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爲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坐

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号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爲正宜從舊目則前入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爲圈公蓋二字音文爲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爲是按顏師古匡繆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尚有云黃某題

建安漕司刻梓

嘉禾項氏
萬卷堂梓

東觀餘論上



馬
在

九
六

